



作品集 第一辑



LANXUEREN
蓝血人 HUIGUI
回归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神秘+惊险+离奇

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血人；回归/卫斯理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12
(卫斯理作品集，第1辑)
ISBN 7-80128-404-6

I. ①蓝... ②回...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768 号

京图字：01—2003—1179 号

本作品(《卫斯理科幻系列》)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毛家华

封面设计/嘉 雯

策 划/嘉 雯

装帧设计/嘉 雯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http://www.zgyschs.com>

电话：64924716 64924761

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880×1168 毫米 32 开 160 印张 42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40 元(全 20 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卫斯理

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心跳加速，我逃逃逃……

哇！快被捉住了，

救命啊！！

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

现在，请你深呼一口气，

提起脚跟，放轻脚步，

一起进入这令人

头皮发麻的世界。

新理

作品集

第一辑

花奇人
钻地妖
石底血
花奇人
云门光
明心
沉地规
大地古
原红
新眼
连探
寻找

神素灭
林与回
之贝狐
理之密
斯回贝
真菌密
真空密
少年第
二迷真
盗命
愿继续
魂飞魄
散

第二辑

犯罪者
黑暗客
不死药
无间地
无圈套
影搜子
烈火女
血统双
变幻无
黑白常
迷失园
尸后
洞天
招魂
点

杀数人
宙劫离
支错手
错蛊惑
自杀阴
密谋
怪寻码
幽灵物
快活星
天皇太
换秘阳
犀巨座
极头方
笔星
毒记
异宝

第一部 一个流蓝色血的男人

到日本去旅行，大多数人的目的地是东京，而且是东京的银座。但是我却不，我的目的地是北海道，我是准备到北海道去滑雪和赏雪的。世界上有三个赏雪的最好地方：中国的长白山，日本的北海道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

我在北海道最大的滑雪场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中，租了一个套房。我的行踪十分秘密，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什么人，这间小旅店，在外面看来，十分残旧，不是“老日本”，是绝不会在这里下榻的，但这里却有着绝对静谧的好处，包你不会碰到张牙舞爪，一心到东方来猎奇的西方游客。

店主藤夫人，是上了年纪的一个老妇人，她的出身没有人知道，但是她的谈吐却使人相信她是出生于高尚社会的。对于年轻而单身的住客，她照顾得特别妥善，使你有自己的家便在这高耸的雪山脚下之感。

一连几天，我不断地滑着雪，有时，我甚至故意在积雪上滚下来，放松自己的肌肉，将雪花滚得飞溅，享受着儿时的兴趣。到了第五天，是一个假期。我知道这一天，滑雪的人一定十分多，我便不想出去，但是到了中午，我实在闷不住了，又带了滑雪的工具，坐着吊车到了山上，而我特地拣了一个十分陡峭的山坡，没有经验的人，是不敢在这里滑下去的，所以这里的人并不多。

那是一个大晴天，阳光耀目，人人都带上了巨型的黑眼镜，我在那山坡上滑了下去，才滑到一半之际，突然听得后面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尖叫声。我连忙回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红白相间的绒线衫，和戴着同色帽子的女孩子，骤然失去了平衡，身子一侧，跌倒在雪



蓝血人



地之中。

这个山坡十分陡峭，那女孩子一跌下来，便立即以极高的速度滚了下来。

这时，另外有几个人也发现了，但是大家却只是惊叫，并没有一个人敢滑向前来。那是可想而知的情况，因为那女孩子滚下来的势头，本来已是十分急速，如果有人去拉她的话，一定会连那人一起带着滚下去的。而从那样的山坡上滚下去，只摔断一条腿，已算是上上大吉的事了。

在刹那间，我只呆了一呆，便立即点动雪杖，打横滑了过去。

那女孩子不断地惊叫着，但是她的叫声，却时断时续，声音隐没的时候，是因为她在滚动之际，有时脸向下，口埋在雪中，发不出声来之故。

我打横滑出，恰好迎上了她向下滚来的势头。

而我是早已看到了那里长着一棵小松树，所以才向那里滑出的，我一到，便伸左手抓了那棵小松树，同时，右手伸出了雪杖，大叫道：“抓住它！”

那女孩子恰好在这时候滚了下来，她双手一齐伸出，若是差上一点的话，那我也无能为力了，幸而她刚好能抓住我雪杖上的小轮，下滚的势头立即止住，那棵小松，弯了下来，发出“格格”之声，还好没有断。

我松了一口气，用力一拉，将那女孩子拉了上来。或者是她的肤色本来就洁白无伦，也或则是她受惊恐过了度，她的面色，白得和地上的雪，和她身上的白羊毛衫一样。这时，有很多人纷纷从四面八方聚过来，有一个中年人，一面过来，一面叫道：“芳子！芳子！你怎么啦？”

那人到了我们的面前，那女孩子——她的名字当然是叫芳子了——已站了起来，我向那人看去，心中不禁奇怪起来。

来的那个人，在这个地区，甚至整个日本，都可以说有人认识他的。他是日本最具经验、最有名的滑雪教练，我不止一次地在体育杂志上看过他的照片了。而我立即也悟到，我救的那女孩子芳

子，一定便是日本报纸上称之为最有前途的女滑雪选手草田芳子了。

草田芳子的滑雪技术，毫无疑问地在我之上，但是她却会从高处滚下来，由我救了她，唉，这当真可以说是怪事了。我正在想，已经听到芳子道：“幸亏这位先生拉住了我一把！”

那教练则粗鲁地道：“快点走，这件事，不能给新闻记者知道，更不能给记者拍到现场的照片。”芳子提起了滑雪板，回过头来，由于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戴着黑眼镜，所以我也根本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的脸色，已不像刚才那样苍白了。她问我：“先生，你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

我拉住了她，是绝对没有存着要她感恩图报的心理的，我自然不会将真姓名告诉她的，我想起了我下榻的客店店主的姓，又想起我这是第三次到北海道来，便顺口道：“我叫藤三郎。”

芳子道：“你住在——”可是，她这一句话没有问完，便已经被她的教练拉了开去。

她的教练当然是为了她好，因为一个“最有希望的滑雪女选手”，忽然自山坡上跌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笑话。

我也并不多耽搁，依照原来的计划，顺利地滑到了山脚下。然后，提着滑雪板，向前慢慢地走去，我心中对那件事，仍然觉得很奇怪，认为芳子不应跌下来的。但我只不过奇怪了一下而已，并没有去多想它。不一会，我便回到小客店中。

天色很快便黑了下来。我约了邻室的一位日本住客和我下围棋。那位日本住客，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日本外科医生，已有六十上下年纪了，棋道当然远远在我之上，正当我绞尽脑汁，想力求不要输得太甚的时候，只听得店主藤夫人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藤三郎？没有这个人，我倒是姓藤的，芳子小姐，请你到别家人家去问问吧。”

接着，便是芳子的声音。

只听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我都问过了，没有。他年纪很轻，穿一件浅蓝色的滑雪衣，身体很结实，右手上，带着一只很大的



紫水晶戒指——”

芳子讲到这里,我便不由自主地缩了缩手。

这时候,我当然不是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滑雪衣”,而是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和服了。但是我的手上,却仍然戴着那只戒指。

而就在我一缩手之际,那位老医生却一伸手,将我的手按住,同时,以十分严厉的目光望着我。我起先还不知道他这样望着我是什么意思,当然我立即明白了,因为他“哼”地一声道:“小伙子,想欺骗少女吗?”

他将我当作是负情汉,而芳子当作是寻找失踪了的情人的可怜人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才笑了两声,便听得芳子又惊又喜的声音道:“是他,就是他!”

藤夫人还在解释,道:“他是一个从中国来的游客,芳子小姐,你不要弄错了。”

然而藤夫人的话还未曾讲完,芳子几乎冲进了我的房间中来,她满面笑容地望着我,向我深深地行了一个礼道:“藤先生,请原谅我。”

那位老医生眨着眼睛,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显然知道自己刚才的判断是错了。

事情已到了这地步,我自然也不得不站起来,告诉她,藤三郎并不是我的真名字,只不过因为不想她报答我而杜撰的。芳子始终保持着微笑,有礼貌地听着我的话。

我一面说,一面仔细打量草田芳子,她本人比画报上、报纸上刊载的她的像片更动人,那是由于对着她本人,就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那种亲切的感觉,是由于她美丽的脸型、和霭的笑容,而柔顺的态度所组成的,使人感觉到说不出的舒服。

她穿着一件厚海虎绒的大衣,更显得她身形的娇小,而由于进来得匆忙,她连大衣也未及除下来。

老医生以围棋子在棋盘上“拍拍”地敲着,道:“究竟怎么一回事?”

芳子笑着,将日间发生的事,向他说了一遍,然后,她忽然道:

“我想我不适宜于再作滑雪运动了。”

我奇怪道：“在雪坡上摔跤，是人人都可能发生的事，何必因之而放弃你最喜爱的运动呢？”芳子脱了大衣，坐了下来，拨旺了火盘，缓缓地道：“不是因为这个，而是我在积雪之中，眼前会生出幻象来，使我心中吃惊，因而跌了下来的。”

我早就怀疑过草田芳子摔下来的原因，这时听了她的话，心中的一点疑问，又被勾了起来，道：“芳子小姐，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草田芳子道：“我看到了一个男子——”

她才讲到这里，老医生和藤夫人都“哈哈”地大笑起来，连我也不禁失笑，因为芳子的话，的确是太可笑了，看到了一个男子，这怎叫是“幻象”呢？

芳子的脸红了起来，她道：“不要笑我，各位，我看到一个男子，他的手背，在树枝上擦伤了，他就靠着树在抹血……他的血……他的血……”

芳子讲到这里，面色又苍白起来，我连忙问道：“他的血怎样？”

芳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我一定是眼花，他的血，竟是蓝色的！”

我笑道：“芳子小姐，那只怕是你的黑眼镜的缘故。”芳子摇头道：“不！不！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除下了黑眼镜，我看得很清楚，他的血是蓝色的，他的皮肤很白，白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血的确是——”

芳子才讲到这里，我不禁耸然动容，道：“芳子小姐，你说他的皮肤十分白，可像是白中带着青色的那种看了令人十分不舒服的颜色吗？”

芳子吃了一惊，道：“你……你也见过这个人，那么，我见到的，不是幻象了？”

我闭上了眼睛，大约两秒钟，才睁了开来。

在那两秒钟之中，我正将一件十分遥远的往事，记忆了一下，然后，我道：“你先说下去。”芳子点点头，她显得有些神经质，道：“我指着他道：先生，你的血——那男子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我



只感到一阵目眩，便向下跌去了！”

我喃喃地道：“一阵目眩——”

我的声音很低，又是低着头说的。大家都在注意芳子的叙述，并没有人注意我。而我只讲了四个字，也立即住口不言了。

芳子喘了几口气，道：“我在跌下来的时候，心中十分清醒，我知道从那么陡峭的斜坡上跌下去，是十分危险的，也会大受影响的，然而，我竟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就跌了下来，若不是卫先生——”

她讲到这里，略停了停，以十分感激的目光，向我望了一眼。

我连忙道：“那是小事，草田小姐可以不必再放在心上了。”

芳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卫先生，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她一面说，一面又向我望了一眼，带着几分东方女性特有的羞涩，续道：“而我被卫先生扶住之后，有一件事，便是抬头向上望去——”

我插言道：“草田小姐，当时我们的上面，并没有什么人！”

芳子点头道：“是，这使我恐怖极了，因为那人除非是向下滑来，否则是极难在那样的斜坡上，回到山峰上面去的，但是他却神秘地消失了……”

草田芳子讲到这里，藤夫人好心地握住了她的手，老医生则打了一个呵欠，道：“草田小姐，你可要我介绍一个医生给你吗？”

草田芳子急道：“老伯，我并没有看错，我……”

老医生挥了挥手，道：“我知道，每一个眼前出现幻象的人，都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是实体，但当幻觉突然消失之际，他又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東西，突然消失在空气之中了！”

芳子怔怔地听老医生讲着，等老医生讲完，她双手掩着脸，哭了起来，道：“那我不能参加世界性的滑雪比赛了。”

藤夫人同情地望着草田芳子，老医生伸了伸懒腰，向每一个人道了告辞，回到他自己的房中去了，我穿上了一件厚大衣，道：“草田小姐，你住在什么地方？我送你回去，还有些话要和你说的。”

草田芳子已经渐渐地收住了哭声，也站了起来。藤夫人送我们

到门口，外面，正在下着大雪，非常寂静，我和草田芳子并肩走着，我不断地望着后面，我的行为也为草田芳子觉察到了。

草田芳子忍不住问我：“卫先生，可是有人跟踪我们吗？”

我这时的心情，十分难以形容，虽然，我们的身后没有人，但是我心中却老是这样的感觉。

我抑制着心头莫名其妙的不安，道：“草田小姐，你是一个人在这里吗？”

草田芳子道：“本来是和我表妹在一起的，但是表妹的未婚夫在东京被车子撞伤了，她赶了回去，我和我的教练住在一个酒店。”

我想了一想，道：“今天晚上，你如果请你的教练陪你在房中谈话，度过一夜，这方便吗？”

芳子的脸红了起来，立即道：“哦！不！他……很早就对我有野心了，如果这样的话……”她坚决地摇了摇头，道：“不！”

我又道：“那么，在这里，你可能找到有人陪你过夜吗？”

芳子的眼睛睁得老大，道：“为什么？卫先生，我今晚会有危险吗？我可以请求警方的保护的。”

我道：“那并不是什么危险，草田小姐，你千万不要为了今天的事而难过，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今天看到的那个人，是真的，而不是你的幻觉，你的滑雪生命，并未曾受到任何损害！”

芳子惊讶地望着我，道：“你如何那样肯定？”

我又闭上了眼睛几秒钟，再一次，将那件十分遥远的事，想了一想。

我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撒了一个谎，道：“在我刚才扶住你的一刹那，我也看到了那个人，他正迅速地向下滑去！”

我是不得已才讲了这样一个谎话的。而事实上，我当时一扶住了草田芳子，便曾立即向上看去，看是什么突然发生的意外，令得她滚下来的，而我看得十分清楚，在我们的上面，并没有人。

芳子睁大了眼睛望着我，她的眼睛中，闪耀着信任的光芒，令我心中感到惭愧，略略地转过头去，道：“你今天晚上不能找到人和你作伴吗？”



草田芳子又一次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我一定要人作伴？”我感到十分为难，想了一想，道：“我怕你在经过了白天的事后，精神不十分稳定……”

芳子不等我讲完，道：“你放心，现在，我的心境已完全平复下来了。”

我们又默默地并肩走了一会，已将来到芳子下榻的旅馆门口了。向前望去，旅馆门前的灯光，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

我停了下来，道：“草田小姐，我有几句听来似乎毫无意思的话，但是我却要你照着我的话去做，不知你是不是肯答应我？”

芳子回过头来，以十分奇怪的目光望着我。

我的身材比她高，她必须仰着头看我，雪花因而纷纷地落在她的脸上，立即溶化，使她美丽的脸庞上，增加了不少水珠。

我道：“你今晚如果必须独睡的话，最好在愉快的气氛中入睡，你可以向旅馆借一些旋律轻松的唱片，什么事也不要想，更不要去想不如意的事。”

我讲到这里，停了下来，看看芳子有什么反应。

草田芳子甜蜜地笑了一笑，道：“卫先生，你将我当作小孩子了。”

我也只好跟着她笑了笑，但我的笑容，一定十分勉强。因为，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草田芳子正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之中，我对她说的一切，绝不是什么儿戏之言，而是性命交关的大事。但是我却没有法子明白地将其中的情形讲出来，我更不能提起两个十分重要的字眼，因为要防止可能发生的惨事，惟一的可能，便是要草田芳子保持镇定和愉快。这两个字眼她一想起来，那就十分糟糕了！

当时，我在苦笑了一下之后，道：“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了，你可做得到吗？”

草田芳子笑道：“好，我做得到！”

她的神情显然十分愉快，向我挥了挥手，向前跳跃着跑了开去。她跑出了十来步，还回过头来向我叫道：“明日再见！”

我也挥着手道：“明日再见！”

我直到看不到她的背影了，才转过身来。独自一个人，回到藤夫人的旅店中去。这一条路，十分静僻，雪越下越大，我眼前的现象，也显得十分模糊，而我心头上那阵莫名其妙的不安感，更逐渐上升，变成了恐慌。



蓝血人



第二部 遥远的往事

草田芳子见到那个人,我的确是见过的。

虽然事隔多年,但是当我要回忆那件事的时候,我却还能够使我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还是我刚进大学求学时的事,我读的那间大学,是著名的学府,学生来自各地,也有着设备十分完善的宿舍。和我同一间寝室之中,有一个性情十分沉默的人,他的名字叫方天。

方天是一个病夫型的人,他的皮肤苍白而略带青色,他的面容,也不能给人丝毫的好感,所以,他十分孤独,而我也时时看到他仰着头,望着天空,往往可以一望三四小时,而不感到疲倦。

在他呆呆地望着天空之际,他口中总哼着一种十分奇异的小调,有几次,我问他那是什么地方的民谣,他告诉我,那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的小调。

而不受他人欢迎的方天,在我们这间寝室中住下来。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一间房间中,另外两个同学是体育健将,头脑不十分发达,而方天的功课,却全校第一。我们莫不震惊于他的聪明。

我们那时读的是数学(后来我自问没有这方面的天才,转系了),方天对于最难解的难题,都像是我们解一次方程式那样简单,所以,他几乎成了两个体育健将的业余导师。

上半学期,没有什么可以记述的地方,下半学期才开始不到三天,那天,正是酷热的下午,只有我一个人正在寝室中,一位体育健将突然面青唇白地跑了进来。他手中还握着网球拍。

他一进来,便喘着气,问我道:“我…………刚才和方天在打网



球。”

我拨着扇子，道：“这又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

那位仁兄叹了一口气，道：“方天跌了一跤，跌破了膝头，他流出来的血，唉……他的血……”他讲到这里，双眼怒凸，样子十分可怖。

我吃了一惊，道：“他跌得很重吗？你为什么不通知校医？”

我一面说，一面从床上蹦了起来，向外面冲去。不等我来到网球场，我便看到方天向前，走了过来，我看到他膝头扎着一条手巾，连忙迎了上去，道：“你跌伤了吗？要不要我陪你到校医那里去？”

方天突然一呆，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道：“是林伟说的。”林伟就是刚才气急败坏跑进来的那个人的名字。方天的神情，更是十分紧张，握住了我的手臂，他的手是冰冷的，道：“他说了些什么？”

我道：“没有什么，他说你跌了一跤。”

方天的举动十分奇怪，他叹了一口气，道：“其实，林伟倒是一个好人，只不过他太不幸了。”我怔了一怔，道：“不幸？那是什么意思？”

方天又摇了一摇头，没有再讲下去。

我们是一面说，一面向宿舍走去的，到了我们的寝室门口，我一伸手，推开了房门。唉，推开了房门之后，那一刹那的情景，实在是我毕生难忘的。只见林伟坐在他自己的床边上。

他面向着我们，正拚命地在拿着他的剃刀，在割他自己的脖子！

浓稠的鲜血如同浆一样地向外涌着，已将他的脸的下部，和他的右手，全部染成了那种难看的红色，但是他却仍然不断地割着。而他面上，又带着奇诡之极的神情。

林伟是在自杀！

这简直是绝不可能的事。他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相信天塌下来，也有离人顶着的那种人。这种类型的人，如果会自杀，全世界所有的人，早就死光了。





然而，林伟的确是在自杀，不要说那时我还年轻，就是在以后的岁月之中，我也从来未曾见过任何一个人，这样努力地切割着自己的喉咙的。

我不知呆了多久，我只知道我像是梦魇似地，想叫，而叫不出来，待我叫出来之际，我的第一句是：“林伟，你干什么？”

人在紧急的时候，是会讲出蠢话来的，我那时的这句话便是其例。林伟并没有回答我，我向他床边扑去，夺过了那柄剃刀，他的身子，向后仰了下去，我用尽我所知的急救法抢救着。

方天站在我的背后，我听得他道：“他……他是个好人！”

那是我第二次听到他讲这句话了。我虽然觉得有些奇怪和不可解，但是在那样的情形下，谁也不会去深究这样一句无意义的话的。

我大声叫道：“来人啊！来人啊！”

不到三分钟，整个宿舍都哄动了，舍监的面色比霉浆还难看，以后的种种，我印象已很模糊了，只记得我和方天两人，接受了警察局的盘问，林伟自杀获救。

学校中对于林伟自杀一事，不知生出了多少离奇古怪的传说。

有的说宿舍中有鬼，有的说林伟暗恋某女生不遂，所以才自杀的，足足喧腾了半年以上，方始慢慢地静了下来。林伟伤愈之后，也没有再来上学，就此失去了联络。

半年之后，是放寒假的时候了，绝大部分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宿舍中冷冷清清地，我已经决定不回家，而方天看来也没有回家的意思，我们每天在校园中溜着冰。那一天，我们仍和往常一样地溜着冰，我们绕着冰场，转着圈子。

突然间，前面的方天，身子向旁一侧，接着，“拍”地一声响，由于他身子突然的一侧，他右足冰鞋的刀子断成了两截，而且，断下的一截，飞了起来，恰好打在他的大腿之上。

这一来，方天自然倒在冰上了。我连忙滑了过去，只见方天的右手，按在他大腿的伤口之上，在他的指缝之间，有血涌出，在冰



上，也有着血迹，这本来是没有什奇怪的，滑冰受伤，是冰场上最普通的小事而已。

但是我却呆住了！

自方天指缝间涌出的血，以及落在冰上的血，全是蓝色的！

颜色是那样地殷蓝，竟像是倾泻了一瓶蓝墨水一样！

我立即想起半年之前的事来。

半年之前，林伟从网球场中，气急败坏地奔回宿舍来，便曾向我叫道：“他的血……他的血……”当时，他话并未曾讲完，我也一直不明白林伟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时，我却明白了！

当时，林伟一定是看到自方天身体之内，所流出来的鲜血，竟是那么殷蓝的颜色，所以才大吃一惊，跑回宿舍来的。

而当他见到了我，想要告诉我他所见到的事实之际，又觉得实在太荒谬了，所以才未曾讲下去。而如今，我也看到了那奇异的事实！

我呆了一呆，失声道：“方天，你的血——”方天抬头向我望来，我突然觉得一阵目眩，身子一侧，竟也跌倒在冰上！我一直以为那时突然其来的一阵目眩，是因为阳光照在冰上反光的结果。

当我再站起来之际，方天已不在冰场上了，远处有一个人，向外走去，好像是方天，我叫了几声，却未见那人转过头来。

我再低头去看冰上的血迹，想断定刚才是不是自己的眼花。然而冰面上却什么痕迹也没有，既没有红色的血迹，也没有蓝色的血迹，我自然没有兴致再继续滑冰，脱下了冰鞋，搭在肩上，回到宿舍去。

一进宿舍，才发现方天的床铺，显然经过匆忙的翻动，而他的随身行李——一直是放在他床头的一只小铁箱，也已经不见了。我在床沿坐了下来，将刚才的所见，又想了一遍。

我觉得自己不会眼花，然而，人竟有蓝色的血，这岂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我想了一会，不免又想起林伟来。林伟忽然自杀——当时，我

